

中国初婚模式变迁 ——基于婚姻表的分析

韦 艳¹, 董 硕², 姜全保³

- (1. 西安财经学院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00;
2. 西安财经学院 统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3.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文章利用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 采用净婚姻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 1981 ~ 2010 年男性和女性初婚表, 通过初婚概率、未婚人口比例、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未婚寿命等关键指标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近 30 年来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及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初婚概率下降和峰值年龄有所推迟, 男女未婚比例均保持较低水平, 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 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性未婚水平较高的情况一直存在, 而女性近年来初婚水平下降非常明显, 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中国初婚模式正处在转型中, 其变迁与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 初婚模式; 婚姻表; 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3) 02-0021-08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Analysis on Nuptiality Table

WEI Yan¹, DONG Shuo², JIANG Quan-bao³

- (1.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3.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several census dataset, including the newly released 2010 censu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net nuptiality table as an analytical instrument at the national scale from 1982 - 2010, including the probability of first marriage, the percentage of single survivors, the percentage of marriage for single survivors, and the single life expectancy, with which one can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hina'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China

收稿日期: 2012-10-11; 修订日期: 2012-12-12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12G014)。

作者简介: 韦艳 (1972-), 女, 陕西铜川人, 管理学博士, 西安财经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婚姻家庭。

remains as a universal-marriage society despite a steady rise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However, a certain share of people is forced to remain single at their life time. Chinese men seem to not enjoy advantages over women in the processes of marital form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Furthermore, gender disparity in first marriages is reduced, though increas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Keywords: first marriage pattern; net nuptiality table; gender difference

一、研究背景

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形成的起点,从单身到结婚的变动过程是重要的人口变动过程,该变动通过家庭组合和生育从而对人口构成和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意义。哈伊纳尔(Hajnal)将婚姻模式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传统模式的特征是早婚和普婚,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主要以晚婚和相对较高的单身比例为特征^[1]。关于婚姻模式至今学界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已有对于婚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婚姻行为的测度,主要围绕结婚时间和单身比例进行分析^[2-4]。我们认为初婚模式应该是包括初婚时间、初婚速度、初婚水平、终身未婚比例等多维度婚姻特征的交集,可以通过多种指标进行多角度的测度和分析。

现有很多对于中国初婚模式的研究,由于受到数据短期的局限,主要依赖单一指标的分析,这些议题也仅集中在平均初婚年龄及其趋势、夫妻年龄差等方面的讨论。国内外学者利用普查数据^[5-6]、1982和1988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7-10],或是利用这两者数据结合^[11-12]进行了分析,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女性结婚集中在20~25岁之间,女性在29岁之前几乎都已成婚,而男性由于婚姻挤压的原因,在高年龄组未婚比例高于女性;由于新婚姻法的颁布,1980年代初婚年龄较1970年代有所提高,但是1990年代后初婚年龄有平稳缓慢上升的趋势;中国夫妇年龄在夫小于妻1岁到夫大于妻4岁之间最为集中。已有研究在对初婚模式的分析和测度方面的指标和分析都较为简单,无法综合考察初婚模式变动的复杂性和对特征进行把握。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开始尝试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婚姻表来深入分析初婚模式。婚姻表被认为是考察婚姻变动最为精细的方法,婚姻表一般有两种,即总婚姻表(Gross Nuptiality Table)和净婚姻表(Net Nuptiality Table)^[13]。婚姻表和生命表的构建方法相似,将婚姻视为个人递减的形式。净婚姻表就是同时考虑结婚和死亡的双递减模式的生命表。当将婚姻过程进行生命表分析时,各年份的结婚“速度”和总结婚水平都可得到正确的反映^[14]。婚姻表对于婚姻各个指标的分析、人口和婚姻预测以及各项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5]。然而由于婚姻表的构建要求的数据资料较多,且很多资料难以搜集,利用婚姻表进行中国婚姻模式的研究较少。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资料,对我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女性初婚表进行了编制、比较和分析^[16-18],曾毅利用多增一减婚姻表对1950~1970年代和1981年中国妇女各种婚姻状态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女性的终身结婚率保持在近于1,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19]。姜全保等人使用婚姻表和婚姻挤压模型对未来婚姻市场进行模拟^[20],但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假设,如初婚频率同比例的变动。虽然已有少量研究利用婚姻表对初婚模式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和分析,但是已有分析也仅是研究1980年代及以前的婚姻市场,最近几十年的婚姻模式研究出现断层,并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的初婚模式分析。

本研究将利用最近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近几次的普查数据资料,在同时考虑初婚率和死亡率的情况下,采用净婚姻表的分析方法构建1981~2010年的男性和女性初婚表,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近30年来中国初婚模式的多维度变迁特征和趋势,并讨论这些变迁的性别差异。

二、数据和方法

1. 数据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主要是构建婚姻表的数据，包括死亡数据和初婚数据。

(1) 死亡数据。本文中的死亡数据来自根据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生命表，其中 1982 年和 1990 年的生命表来自黄荣清和刘琰^[21] 根据这两次人口普查计算出的男性和女性生命表，2000 年和 2010 年男性和女性生命表是笔者根据同样的方法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

(2) 初婚数据。年龄别的初婚和未婚数据主要来自最近四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集^[22~25]，利用这些汇总数据计算出年龄别初婚概率、未婚比例以及其他初婚表的指标。

2. 方法

施赖奥克 (Shryock) 等人对婚姻表的制作和计算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26]。本文综合已有的婚姻表的建构方法，在综合考虑初婚和死亡的影响下，利用净初婚表来考察中国初婚模式变动情况和性别差异。

人口学通常以 50 岁尚未结婚为终身未婚^[27]。在 1980 年代，中国 15 岁之前和 50 岁之后发生的初婚人数占妇女初婚总人数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一^[28]。近几十年虽然这一比例有所变化，但是变化幅度很小。因而分析 15~50 岁妇女的初婚状况完全可以代表全部妇女的初婚状况。男性的婚姻状况可能略有差异，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采用和女性相同的时间段，即 15~50 岁来构建初婚表。

三、研究结果

以下主要提取了我们构建的初婚表中的一些核心指标，来分析初婚模式变动趋势和特征。这些指标包括：初婚概率（初婚速度）、未婚人口比例（婚姻水平）、终身结婚期待率（综合指标）和预期未婚寿命（未婚到已婚变换模式），这四个指标从不同的维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初婚的速度、水平和变换模式。

1. 初婚概率

初婚概率是以各年龄年内的初婚人数除以年初未婚人口，因而初婚概率既与当年的初婚规模有关，也和以前的婚姻状况有关。通过初婚概率变化我们可以考察初婚在不同年份的速度变动趋势和性别差异。图 1 分别提供了女性和男性近 30 年初婚概率的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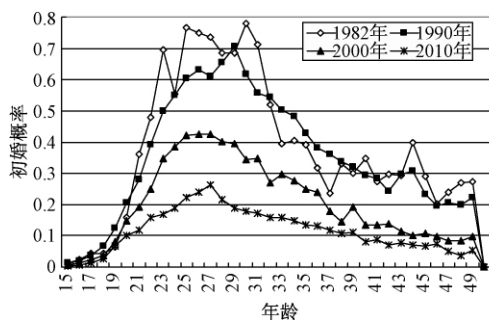


图 1 (a) 女性初婚概率变化 (1982~2010)

数据来源：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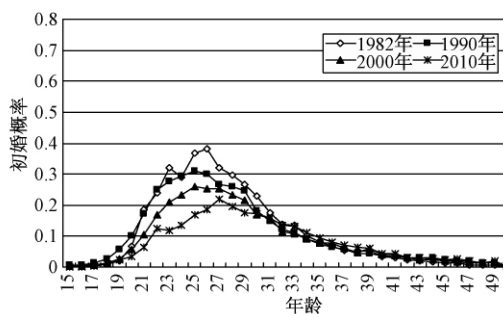


图 1 (b) 男性初婚概率变化 (1982~2010)

注：以 q_x^m 表示年龄别初婚概率，即 x 岁时的初婚概率， $q_x^m = \text{该年该年龄性别初婚人数} / \text{该年该年龄性别未婚人数}$ 。

从时间维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婚概率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 1982 年的 0.78 快速下降到 2010 年的 0.26，男性的初婚概率峰值相应的也从 0.38 下降到 0.21。初婚概率总体峰值后移，初婚年龄推迟。虽然 1990 和 2000 年峰值年龄较 1982 年稍稍有所提前，但总体上女性初婚峰值年龄从 1982 年的 25 岁推迟到 2010 年的 27 岁，男性峰值年龄也相应的从 1982 年的

26 岁推迟到 2010 年的 27 岁。

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的初婚概率变化图“高而宽”，而男性的峰值“低而窄”，女性初婚概率远远大于男性，表明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男性。在 2000 年以前，超过 30 岁的女性，初婚概率在 0.35 以上，而超过 30 岁的男性初婚概率在 0.15 左右。女性初婚概率在高水平波动的年龄跨度大，2000 年前，女性的初婚概率在 21 岁（2010 年为 24 岁）之前就达到 0.2，一直持续到 37 岁，女性在 40 岁以后初婚概率下降至 0.1 左右；2000 年前，男性的初婚概率在低水平较窄的年龄跨度，男性在 23 岁达到 0.2 而仅保持到 30 岁，男性在 35 岁以后结婚概率迅速下降到 0.1 以下。这些均表明，女性在较长的年龄段保持较高的结婚概率，而男性随着年龄推移结婚可能性变得很小。

2. 未婚尚存人口比例

初婚表中提供了未婚尚存人数，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生的人口数量由于初婚和死亡事件在逐渐减少，而那些仍然保持未婚且存活的人口。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是未婚尚存人数所占起点人数的比例，通过该指标从未婚的角度来衡量初婚水平。

图 2 给出了女性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整体曲线右移，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有所提高，2010 年比之前 30 年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显著提高。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初婚年龄推迟和高年龄初婚概率下降，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也随之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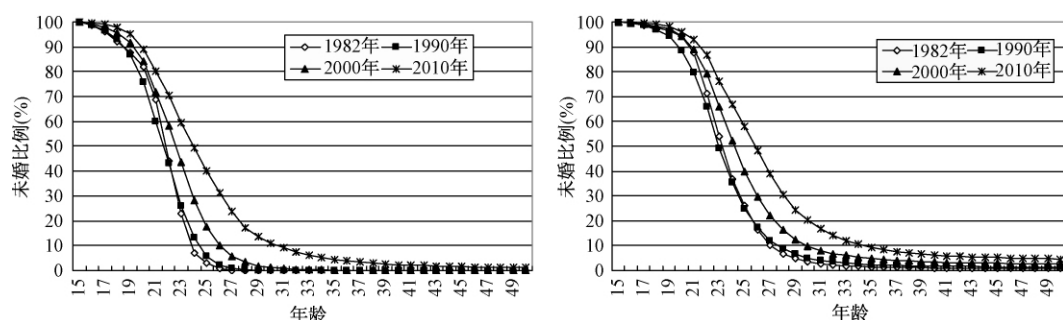


图 2 (a) 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化 (1982 ~ 2010)

图 2 (b) 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化 (1982 ~ 2010)

数据来源：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以 l_x^s 表示未婚尚存人数，即 X 岁时仍然保持未婚状态的人数。我们将 15 岁时取 10 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初婚和死亡的发生， l_x^s 人口逐渐减少。 $l_x^s = l_{x-1}^s - d_{x-1}^m - d_{x-1}^d$ 。 d_x^d 表示未婚死亡人数，指该年未婚尚存人数乘以该年龄死亡率， $d_x^d = l_x^s \times q_x^d$ ； d_x^m 表示初婚人数，指该年未婚尚存人数乘以该年龄初婚概率， $d_x^m = l_x^s \times q_x^m$ 。本文分析中所用的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就是 l_x^s 占初始人数 10 万的比例。

从性别维度看，男女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女性变动曲线更加陡峭，而且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高于女性。20 世纪最后 30 年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从 20 岁的 90% 迅速下降到 26 岁之前的 10%，而男性则从 21 岁未婚比例 90% 稍微缓慢地在 29 岁下降到 10%。2010 年男女两性的未婚尚存人口的比例都略有升高，这些均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结婚概率高且年龄较为集中。从高年龄段的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来看，女性超过 50 岁的未婚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 50 岁后未婚比例在最近 10 年保持在 4% 左右。

3. 终身结婚期待率

终身结婚期待率是用来衡量整体结婚水平的指标，它是指到达某个年龄的未婚人口，到死亡时为止的结婚比例，即为年龄别结婚期待率。它指按照各年度的分年龄的初婚状态下，个人在各个年龄时结婚的可能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是描述初婚特征最概括的指标。图 3 给出了近 30 年女性和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的变化趋势。

从时间维度看，近 40 年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女性在 40 岁之前都保持着 90% 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近年来该年龄逐渐下降到 30 岁之前。而男性的终身结婚

期待率随时间推移并未有明显地变化，男性在 26 ~ 27 岁之前保持着 90% 的终身结婚期待率。

从性别维度来看，终身结婚期待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动模式。女性变动曲线像“高而鼓”的抛物线，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在 30 ~ 40 岁之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之后缓慢下降。男性变动曲线较为陡峭，27 岁以后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迅速从 90% 下降到 42 岁左右的 10% 以下。可以看出，女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而男性超过 27 岁以后终身结婚期待率显著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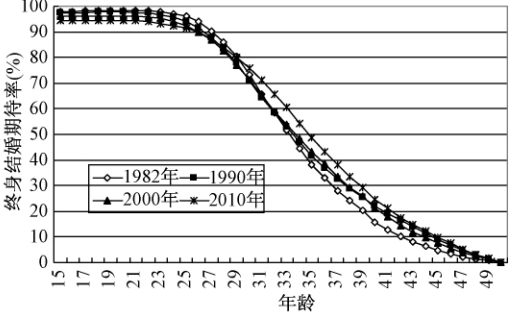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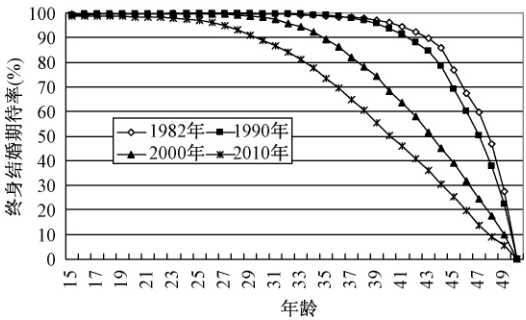


图 3 (a) 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 (1982 ~ 2010) 图 3 (b) 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 (1982 ~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 $\sum d_x^m / l_x^s$ 表示终身结婚期待率, 达到 X 岁的未婚人口, 到死亡为止的结婚比例, 即为年龄别结婚期待率, 是该年龄累计初婚人数除以未婚尚存人数。

4. 预期单身寿命

预期单身寿命是指未婚尚存者由于初婚或者未婚死亡结束其未婚状态, 预期“存活”(保持单身)的平均年数, 也就是从未婚到结婚(或死亡)平均持续的年数。该指标可以用来估计单身到结婚状态的变动模式。

图 4 提供了女性和男性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 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曲线都有一定程度的上移, 表明预期单身寿命的提高, 单身到初婚变动模式趋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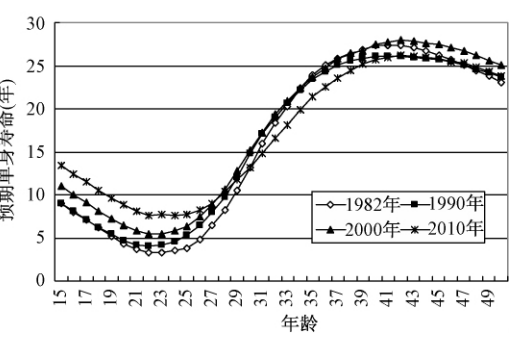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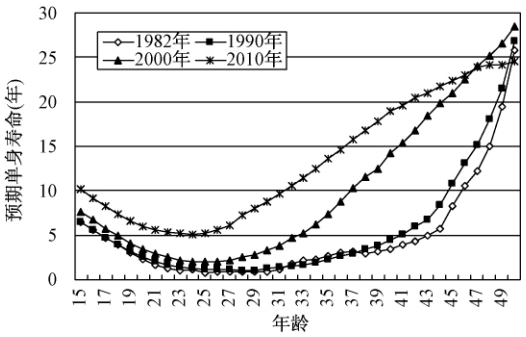


图 4 (a) 女性预期单身寿命 (1982 ~ 2010) 图 4 (b) 男性预期单身寿命 (1982 ~ 2010)

数据来源: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 以 e_x^s 表示预期单身寿命, 表示未婚尚存者由于初婚或者死亡而结束其未婚状态, 其平均年数即是预期单身寿命, $e_x^s = T_x^s / l_x^s$ 。其中, T_x^s 表示累计未婚存活人年数, 从该年龄起, 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的加总, $T_x^s = \sum_{t=x}^{\infty} L_{t,x}^s$ 表示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 利用未婚尚存人数, 计算平均未婚存活人年数, $L_x^s = 1/2 \times (l_x^s + l_{x+1}^s)$ 。

从性别维度考察, 预期单身寿命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变动曲线呈现“山谷”形状, 女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25 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谷底预期单身寿命几乎为 0), 且在谷底持续较长的年龄段, 1990 年之前女性在 40 岁(2000 年为 33 岁)之前保持在 5 年以下的预期单身寿命, 2010 年谷底上移, 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逐渐延长。谷底过后, 预期单身寿命在近年来有较大的提升, 表明过

了一定年龄段，女性成婚的等待时间趋长。

男性变动曲线呈现“波浪”形状，既有波峰也有谷底。男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一直高于女性，但是近 30 年变化并不大。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23 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谷底的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 5 岁左右，而且在谷底持续时间较短。男性在 27 岁以后预期单身寿命迅速提高，表明男性在此后未婚的可能性增大，大龄未婚男性成婚困难。男性在 42 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达到波峰，随后出现下降，此时的下降主要是死亡因素而非低年龄段的初婚因素使得预期单身寿命减少。

从性别差异变动来看，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已婚状态的转变高于男性。女性在 20~30 岁期间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 40 岁之前保持较高的初婚概率。相比之下，男性过了 27 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难。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净初婚表，对中国近 30 年的初婚速度、水平、变动模式及性别差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虽然初婚概率和峰值年龄均有所推迟，但是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从初婚概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初婚概率随时间的推移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虽然女性初婚概率远远高于男性，但是下降很快，近年来水平与男性趋同。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 1982 年的 0.78 快速下降到 2010 年的 0.26，男性也相应的从 0.38 下降到 0.21。初婚峰值年龄在 26~27 岁左右，30 年间初婚峰值年龄推迟 2 岁左右。

从终身结婚期待率来看，女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水平，近年来女性和男性在 30 岁之前都保持了 90% 的终身结婚期待率。从未婚尚存比例来看，近 10 年无论男性或女性的未婚尚存比例均有显著的提升，然而女性超过 50 岁的未婚尚存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 50 岁后未婚尚存比例在最近 10 年在 4% 左右波动。“普婚型社会”泛指超过 49 岁尚未成婚的女性人口占成年女性的比例少于 5% 的社会^[29]，从本文分析的多维度指标来看都反映出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的事实。

其次，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未婚水平较高的情况一直存在，而女性近年来初婚水平下降得非常明显，初婚模式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从文章中的各个核心指标测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男性的初婚概率一直都远低于女性。随着人们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初婚频率的降低，虽然未婚比例有所推迟，但是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不大（尤其是 50 岁以后），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并在高龄保持在一定比例。这表明中国男性较女性成婚困难的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初婚状态的转变快于男性。女性在 23 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很低，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 40 岁之前依然保持较低的预期单身寿命。相比之下，男性过了 27 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难。男性的这种婚姻模式在近 30 年一直保持，未有大幅度变化。由于 1980 年代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态势并且失衡程度持续恶化，婚姻市场中不平衡的性别比会增加匹配相称的难度并引发结婚的延期^[30]。但出生性别结构对婚姻市场存在滞后作用，男性这种稳定的略有上升的单身比例（女性单身比例上升更迅速）是否与性别结构失衡有关，从目前的结果还难以作出判断。

女性初婚模式变动非常显著，虽然中国女性初婚概率历史上远高于男性，但近 30 年间女性初婚概率下降迅速，最近已经达到和男性初婚概率相同的水平，初婚峰值年龄也和男性相差无几。反映出女性的初婚速度和男性接近。从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两个指标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很快的同时预期单身寿命显著提高，逼近了男性的初婚水平，而男性的这两个指标变动并不大。这些均表明，我国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再次，中国初婚模式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与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 30 年初婚模式变动的显著特点是初婚年龄的推迟和普遍结婚同

时存在，这与西方婚姻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模式认为婚姻的推迟伴随着单身比例的较大上升，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家庭体系的不同。西方年轻人结婚必须通过家族继承或独立挣钱来负担费用支出，而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父母有责任和义务给予年轻夫妇经济资源来促成其婚姻^[31]。而这种传统至今未改变，这也是中国维持较高的结婚水平的原因。

晚婚和普婚的婚姻模式不仅仅在中国出现，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32]，亚洲的现代化过程会继续促使婚姻推迟和单身比例增加。然而由于亚洲各个国家存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目前亚洲国家婚姻模式向着西方现代模式的转变是否代表了个人自主的婚姻决策，或是传统社会体系在当前压力下的暂时调整，还不能确定^[33]。盖斯特（Guest）等人^[34]利用泰国 1970 ~ 1990 年三次普查数据得出与我们文章相似的结论，单身比例尤其是女性的单身比例变化的幅度很大。他们认为婚姻模式变化是社会经济变迁促成个人婚姻自主行为改变的结果，与人口结构变动和婚姻挤压并无显著关系。中国婚姻模式变迁的解释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更多地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没有对城乡的初婚表进行分析来考察中国城乡初婚模式的差异。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近 30 年初婚模式变动情况，而没有对其他婚姻态势如离婚和再婚的模式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离婚和再婚也逐步被人们的观念接受，离婚和再婚水平稳步上升，将有可能逼近西方社会的水平^[35]。2010 年法院判决的和民政部门统计的中国离婚对数总数为 267.8 万对^[36]。在离婚对数增加的同时，再婚人数也日渐攀升，2005 年再婚人数为 163.1 万人^[37]。显然离婚和再婚也是婚姻研究中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未来可以选择多增—减婚姻表（Multiple Increment-decrement Nuptiality Table）来研究中国的婚姻问题。最后，对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初婚模式变动的影响因素并未深入探讨，初婚模式变动是受人口结构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变动还是国家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相互作用，都将是我們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Hajnal, John.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M] // Glass, D. V. and D. E. Eversley.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101 – 146.
- [2] Hajnal, John. Age at Marriage and Proportions Marrying [J]. Population Studies, 1953, 7 (2).
- [3] Smith, P. C. Asian Marriage Pattern in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980, 5 (1).
- [4] Guest, Philip and Tan JooEan.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Pattern in Thailand [R].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Mahidol University, 1994.
- [5] 曾毅.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J]. 人口与经济, 1992, (3).
- [6] 郭维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婚育模式的初步分析 [J]. 人口学刊, 2003, (5).
- [7] 杨子慧. 1970 – 1987 年中国 15 – 19 岁育龄妇女婚姻生育状况的研究 [J]. 人口与计划生育, 1994, (2).
- [8] 陈友华. 中国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变动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1, (5).
- [9] Coale, A. J., Wang F., N. E. Riley, F. Lin. Recent Trends in Fertility and Nuptiality in China [J]. Science, 1991, 251.
- [10] Ye, Wenzhen. China's "Later" Marriage Policy and Its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92, (11).
- [11] 郭志刚, 邓国胜. 中国婚姻拥挤研究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3).
- [12] Banister, Judith.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2).
- [13] Shryock, H. S., A. L. Elizabeth and J. S. Siegel.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 of Demography [M]. Washington D. C.: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3: 559 – 574.
- [14] 曾毅. 多增—减生命表的构造方法及其在中国妇女婚姻研究中的应用 [J]. 人口研究, 1987, (3).
- [15] 魏进, 黄荣清. 初婚表的制作和用途 [J]. 人口与经济, 1984, (6).
- [16] 黄荣清, 魏进. 一九八一年全国女性初婚表的制作与分析 [J]. 人口研究, 1985, (5).
- [17] 王庆石. 中国女性人口婚姻表的建立与分析 [J]. 统计研究, 1990, (5).
- [18] 黄荣清. 1973、1978、1981 年全国城乡女性初婚表的比较 [J]. 人口与经济, 1987, (5).
- [19] 同 [14].

- [20] Jiang , Q. , M. W. Feldman and S. Li. Marriage Squeeze , Never-married Proportion and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First Union Patterns around the World , 2012.
- [21] 黄荣清, 刘琰. 中国人口死亡数据集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5.
- [2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 10% 抽样资料 (电子计算机汇总)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 [2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 10% 抽样资料 (电子计算机汇总)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
- [24]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2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 [26] 同 [13].
- [27] United Nations. Patterns of a First Marriage: Timing and Prevalence [M]. ST/ESA/SER. R/111 , New York , 1990.
- [28] 同 [17].
- [29] Jones , G. W. Changing Marriage Patterns in Asia [R].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2010.
- [30] Oppenheimer ,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88 , (3) .
- [31] 同 [3].
- [32] 同 [29].
- [33] 同 [3].
- [34] 同 [4].
- [35] 叶文振, 林擎国. 当代中国离婚态势和原因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1998 , (3) .
- [36] 贾丽娟. 新时期中国社会离婚问题探析 [D]. 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37] 张翼. 中国当前的婚姻态势及其变化趋势 [EB/OL]. www. sociology. cass. cn/shxw/shgz/shgz42/P020080218335825008116.pdf , 2008 - 01 - 01.

[责任编辑 冯 乐]

(上接第 20 页)

参考文献:

- [1] Maddison ,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R].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ECD , 2001.
- [2] Galor , O. and D. Weil. Population ,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00 , 90 (4) .
- [3] Chesnais , Jean-Claude.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tages , Patter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4] White , Tyrene. China ' s Longest Campaign: Birth Planning in People ' s Republic 1949 - 2005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5] Jones , L. , A. Schoonbroodt , M. Tertilt. Fertility Theories: Can They Explain the Negative Fertility-income Relationship [R]. NBER Working Paper , 2008.
- [6] Galor , Ode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R]. IZA Discussion Paper , 2012.
- [7] Galor , O. and D. Weil. The Gender Gap , Fertility and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96 , 86 (3) .
- [8] Barro , R. and G. Becker.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 1989 , 57 (2) .
- [9] Becker , G. , K. Murphy , R. Tamura. Human Capital , Fertility ,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90 , 98 (5) . [10] 同 [2].
- [11] 同 [7].
- [12] Ehrlich , I. and F. Lui. Intergenerational Trade , Longevity ,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91 , 98 (4) .
- [13] Boldrin , M. , M. De Nardi , L. Jones.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R]. SSRN Working Paper , 2005.
- [14] 郭凯明, 颜色.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J]. 经济学, 2011 , (4) .
- [15] 徐朝阳, 林毅夫. 技术进步、内生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 (1) .
- [16] Jones , L. and M. Tertil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Fertility in the US: 1820 - 1960 [R]. NBER Working Paper , 2007.
- [17] Goldin , Claudia. A Brief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 NBER Historical Paper , 1999.

[责任编辑 冯 乐]